

退

清

庵

梁章

鉅著

隨

筆

第四冊

進步書
局校印

退庵隨筆卷十一

清 福州梁章鉅蔭林編

家誠

管子中有弟子職一篇。朱子特為之注。此小學之大輅椎輪。足以補曲禮少儀之間。不可不讀。朱子云。弟子職一篇。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。此或是存得古人底。亦未可知。或是自作。亦未可知。竊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為士。因作此以教之。又云。弟子職所受是極。謂受業去後。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。毋驕恃力。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。蓋自少便教之。尚德不尚力之事矣。

陶淵明責子詩云。白髮被兩鬢。肌膚不復實。雖有五男兒。總不好紙筆。阿舒已二八。懶惰故無匹。阿宣行志學。而不愛文術。雍端年十三。不識六與七。通子垂九齡。但覓梨與栗。天運苟如此。且進杯中物。黃山谷謂淵明此詩。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。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。而淵明愁嘆見於詩。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。按知子莫若父。古名人但有譽兒之癖。必無毀子之言。不好紙筆四字。即可概其生平。淵明諸子。此後別無表見。則此詩所述。非盡無因。山谷之言。聊資談柄。未足以示誠後人也。

王僧虔誠子一書。最足為聰明子弟針砭。因節錄之。書云。知汝以吾不見許。欲自悔。勵且慨且慰。但亟聞此語。未觀其實。聽言觀行。冀不復虛耳。吾自少至今。手不釋卷。尚未敢輕言。汝聞老子卷頭數行許。未知輔嗣何所道。平叔何所說。而便盛轉塵尾。自呼談士。此最險事。設使不令命汝言。易謝中書挑汝言。莊張吳興叩汝言。老端復可言。未嘗看耶。論註百氏。皆言家口實。如客至之有設也。汝未經拂耳警目。豈有庖廚不修。而欲延大賓者哉。昔張衡思倖造化。郭象言類懸河。不自勞苦。何由至此。汝曹未窺其題目。未辨其指歸。而終日欺人。人不受汝欺也。由吾不學。無以為訓。然重華無嚴父。放勳無令子。亦由己耳。吾在世雖乏德業。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。故是一舊物。人或以此數汝等耳。若自無調度。誰復知汝等者。政應各自努力耳。或有身經三公。幾爾無聞。布衣寒素。卿相屈體。或父子貴賤殊。兄弟聲名異。何也以讀數百卷書耳。吾今悔已無所及。欲以前車戒後乘也。汝年入立境。方應從官。兼有室累。何處復得下帷。如王郎時耶。爾身切己。豈復關吾。鬼惟愛深松柏。豈知子弟毀譽事。因汝有感。畧叙胸懷。

柳玘家訓云。凡門第高。可畏而不可恃也。立身行己。一事有失。則得罪重於他人。門

高則驕心易生。族戚則為人所妬。懿行實才。人未之信。少有疵隙。眾皆指之。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。行宜加勵。僅得比他人爾。

昔周公一沐三握髮。一飯三吐哺。以接白屋之士。一日所見七十餘人。太公金匱載武王門銘曰。敬遇賓客。貴賤無二。史記鄭當時戒門下。客至無貴賤。無留門者。顏之推謂失教之家。閨寺無禮。或以主君寢食。嗔怒拒客。未通江南深以為恥。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。有如此輩。對賓杖之。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。折旋俯仰。辭色應對。莫不肅敬。與主無別。嗚呼。此風甚古。今人不講久矣。要當大書特書。使甲第豪門。家喻而戶曉也。

蕭伯玉曰。世家子弟。須以數百卷書浸灌於胸中。雖悠悠忽忽。土木形骸。而遠神自出。今率膏沐妍皮。牢裏癡骨。何異陶公所云。舉體自貨。迎送恬然者也。按此數語。形容刻摯。紈袴子弟。稍識字者。閱此能無汗顏。

余五十八歲。以養病歸田。日與翰墨為緣。絕不問營產之事。戚友或以為言。但笑謝之。偶讀梁徐勉戒子松書。則適如吾意。所欲云也。書曰。吾家世清廉。故常居貧素。至於產業之事。所未嘗言。非直不經營而已。薄躬遭逢。遂至今日。尊官厚祿。可謂備矣。

每念叨竊若斯。豈由才致。仰藉先代福慶臻此。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。不亦厚乎。吾雖不敏。遵奉斯義。不敢墮失。所以顯貴以來。將三十載。門人故舊。亟薦便宜。或使創闢田園。或勸興立邸店。又令舳艫運致。亦令貨殖聚歛。若此等事。皆拒不納。非謂拔葵去織。且欲省息紛紜耳。

顏氏家訓所述。連篇累牘。皆切中情事。可作座右銘。余叢輯古格言。但節錄簡要之語。而未暢其旨也。今復詳述之。以貽觀者。如云。人或交天下之士。皆有歡愛。而失歡於兄者。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。人或將數萬之師。得其死力。而失恩於弟者。何其能踈而不能親也。兄弟之際。異於他人。望深則易怨。地親則易弭。譬如居室。一穴則塞之一隙。則塗之。則無頽毀之患。如鼠雀之不卹。風雨之不防。壁陷楹淪。無可救矣。僕妾之為鼠雀。妻子之為風雨。甚哉。又云。兄弟不睦。則子姪不愛。子姪不愛。則羣從踈薄。羣從踈薄。則僮僕為讐敵矣。如此。則行路者皆得踏其面而蹈其心。誰救之哉。又云。全盛之時。貴游子弟。多無學術。鮮不薰衣剃面。傅粉施朱。駕長簷車。躡高齒屐。坐綦子方褥。憑班絲隱囊。列器玩於左右。從容出入。望若神仙。明經求第。則僱人答策。三九公讎。則假手賦詩。當爾之時。亦快士也。離亂之後。朝市遷革。銓衡選舉。非復曩

者之親當路秉權。不見昔時之黨。求諸身而無所得。施之世而無所用。被褐而喪珠。失皮而露質。兀若枯木。洎若窮流。當此之時。誠駕材也。有學執者。觸地而安。自荒亂以來。諸見傳慶。雖百世小人。知讀論語孝經者。尚為人師。雖千載冠冕。不曉書記者。莫不耕田養馬。以此觀之。安可不自勉耶。諺曰。積財百萬。不如薄技在身。技之易習。而可貴者。無過讀書也。又云。王子晉言。佐饗得當。佐鬪則傷。此言為善則預。為惡則去。不欲黨人。非義之事也。親友之迫危難也。家財已力。當無所吝。若橫生謀計。無理請謁。非吾教也。墨翟之徒。世謂熱腸。楊朱之侶。世謂冷腹。腹不可冷。腸不可熱。當以仁義為節文爾。又云。常以二十口家。奴婢盛多。不可出二十人。良田十頃。堂室纔蔽風雨。車馬僅代杖策。蓄財數萬。以擬吉凶急速。不啻此者。以義散之。不至此者。勿非道求之。又曰。解陰陽者。為鬼所嫉。坎壈貧窮。多不通泰。吾觀近古以來。尤精妙者。惟京房管輅郭璞耳。皆無官位。或多罹災。此言令人益信。儻值世網嚴密。強負此名。便有註誤。亦禍源也。又云。近世嫁娶。有賣女納財。買婦輸捐。比量父祖。計較錫銖。責多還少。市井無異。或猥墻在門。傲婦擅室。貪榮求利。反招羞恥。可不慎歟。王濟之警震澤長語。古人多務厚葬。今人自棺槨衣衾之外。雖富貴之家。一物不以

殉此其過古人也

說部中載前代費狀元宏與同年弈棋角勝。批其頰。同年不悅。事聞於封君。即寫書一封。並封竹板一塊。命其踵門領責謝罪。公持父書與竹板登同年之堂。同年不出。公自扑三次。同年詢知其故。急趨出。相抱大哭。公曰。罪在我。兄何哭焉。同年曰。君尚有父督責。我求責我之父。何可得也。復大慟。相好如初。云。憶幼聞先大父之言。凡屬孤子。聞此語而不下淚者。其人必無心肝。

楊文公億曰。童稚之學。不止課其記誦。必先養其良知良能。當以先入之言為主。即日記故事。不拘今古。必先之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。如子路負米。叔敖陰德。黃香扇枕。陸績懷橘之類。只如俗說。便曉此理。久久成熟。庶德性若自然耳。

東漢陳氏太邱長實。實子鴻臚。紀子司空。羣子泰。於漢魏二朝。並有重名。而其德漸漸示滅。時人為之語曰。公慙卿。卿慙長。北史斛律金命子孫會射。歎曰。光羨二金子用弓。不如我。諸孫又不及光羨世衰矣。吾鄉葉文忠公向高嘗言。吾先世為農夫。本無心貴顯。今貴顯矣。而自顧生平。不及父祖遠甚。今子孫又不逮吾。悠悠來世。蓋不可知。每誦此等語。為之惕然也。

河間民何大金者。白日遇鬼。曰。汝勿怖。我汝之曾祖也。細詢家事。忽喜忽悲。臨行囑之曰。鬼自伺放燭口求食外。別無他事。惟子孫念念不能忘。愈久愈切。但苦幽明阻隔。不得音問。或偶聞子孫熾盛。輒躍然以喜者。數日。羣鬼皆來賀。偶聞子孫零替。亦悄然以悲者。數日。羣鬼皆來唁。較生人之望子孫。殆切十倍也。紀文達師曰。先姚安公嘗言。大金蠢然一物。必不能偽造斯語。聞之使人造遠之心。油然而動。余謂聞斯語者。亦能使人顯揚之志。勃然而生。似此等說部之書。實可有益於人。凡教子弟者。類以此等事蹟為言。人未有不樂聞者。久而灌注於心胸之間。則受益豈淺鮮哉。陳白沙曰。人家成立子弟。亦不可無才。里中有以彈絲為業者。琴瑟雅樂也。彼以之教人而獲利。既可鄙矣。傳於其子。託琴而衣食。由是琴益微而家益困。展轉歲月。幾不能生理。人賤之。恥與為伍。遂亡士夫之名。此豈嘗為元惡大憝。而喪其家乎。才不足也。既無高爵厚業。以取重於時。其所挾者。率時所不售。而又自賤焉。何得諉之於命哉。

呂新吾曰。雨澤過潤。萬物之災也。恩寵過禮。臣妾之災也。情愛過義。子孫之災也。又云。家長一家之君也。上焉者。使人歡愛而敬重之。次則使人有所嚴憚。故曰嚴君下。

則使人慢。又下則使人陵。最下則使人恨。使人慢。未有不亂者。使人陵。未有不敗者。使人恨。未有不亡者。嗚呼。齊家豈小故哉。

又曰。家法所係最重也。儼人以俳優。雖僕隸乞丐之人。未有不艱然怒者。斯天下之辱名也。而俳優之家。世世業之。而不知恥。其子孫豈無羞惡之心。亦相安而不知變。斯家法之所圉哉。是故欲子孫善。莫如正家法。家法正。而子孫染於氣習。不待教而似之矣。

又曰。格親之功。惟和為妙。非至性純孝者。不能。其次莫如敬慎。而今人以涼薄之色。惰慢之身。驕蹇之性。及犯父母之怒。既不能挽回。又倨傲以甚之。此其人在孝弟之外。固不足論。即有平日溫愉之子。當父母不悅。而不免愠見。或有生疑遷怒。而不避嫌者。或不善避嫌。愈避而愈冒嫌者。積隙成讐。遂至不祥。豈得謂父母之不慈哉。

王叔士曰。佛家以人生現前產業為五家所共。五家者。一曰王。二曰水。三曰火。四曰盜賊。五曰不肖子。凡人辛苦作家。自謂可以長守。不知不覺。常為此五家負之。而趨故曰共也。夫尋常家業。猶不免有共之者。況得之橫求者哉。暴富起家者。可以深長思矣。

胡文定曰。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。嘗有些不足。便是好人家。纔事事足意。便有不好事出來。亦消長之理然也。

古人遺澤云。治家最忌者奢。人皆知之。最忌者鄙嗇。人多不知也。鄙嗇之極。必生奢。男愚謂奢嗇不妨各隨其性。而興衰則專視承家之人。尸子發蒙云。庫書治要所引家人子姓和。臣妾力。則家富。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。子姓不和。臣妾不力。則家貧。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。和與力二字。甚有味。即諺所云。兄弟同心土變金也。

昔賢嘗言。凡置買田宅者。有三不虧。有七不買。何為三不虧。寧虧富。不虧貧。寧虧明。不虧暗。寧虧人於無事之時。不虧人於急難。何謂七不買。老年之父。孀居之母。有不才子不能管教。或少孤子。或蠢愚子。不識好歹。而聽信姦人撥置。所鬻之值。十不償一者。不買。已絕之產。未有著落。相持之產。未經倒斷者。不買。官家子弟覆敗之業。任他人買。惟為官家者。不買。業師契友之遺產。不買。墳塋中房屋木石。先賢祠廟。不買。與勢相爭。自知不敵。以來投獻者。不買。累世之鄰。非十分輸心欲賣。萬不得已者。不買。而就中惟欺人孤兒寡婦。與侵及泉下者。為尤甚。凡買產為子孫長久計者。宜致審於斯。許魯齋衡言。為學者治生最先。苟生理不足。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。彼旁求妄進。及

作官嗜利者。殆亦窘於生理之故。諸葛孔明身都將相。死之日。廩無餘粟。庫無餘財。其廉至於如此者。以成都樂土。子孫衣食。自有餘饒耳。錢竹汀大昕亦云。與其不治生產。而乞不義之財。毋寧求田問舍。而却非禮之饋。此亦時流之藥石也。

陳履祥

光庭

曰。學者漫以治生小事畧過。予以為此處不理。非經濟實學也。貨殖傳

吾愛其二言曰。本富為上。末富次之。不自料理。而望人周恤。非計也。嘗為說曰。富貴人如老蠶作繭。貧賤人如乳燕待哺。均為豪傑所恥。

梁谿漫錄載何道夫

明

之語曰。官不必高。但願衣冠不絕。而常為士類。家不必富。但

願衣食粗足。而可以及人。粗足衣食。便思及人。此等想頭。便是聖賢根器。

至正直記述沈教授圭之言曰。婦人以不嫁為節。不若嫁之以全其節。兄弟以不分為義。不若分之以全其義。

沈云。聞諸傳記。

雖為下等人說法。然却是救時名論。

吳康齋

湖

曰。韓魏公嘗言。小人不可求遠。三家村中。亦有一家。當求處之之理。知其

為小人。以小人處之。更不可校。如校之。則自小矣。然宋稗彙抄載。呂文懿公初辭相位。歸故里。有鄉人醉而恚之。呂公不動。語其僕曰。醉者勿與較也。閉門謝之。逾年。其人犯死刑。入獄。呂始悔之。曰。使當時稍有計較。送公家責治。可以小懲而大誡。吾當

時只欲存心於厚。不謂養成其惡。陷人於大辟也。按韓公所言。自可遵守。呂公所言。則更深遠一層。即聖人以直報怨之義。而用意更精。然而知此者鮮矣。

孟軻養師曰。荀子云。人賢而不能。則是禽獸也。人不肖而不敬。則是狎虎也。漢書張霸云。人生一世。當畏敬於人。若不善加己。直為受之。此語俱可為保身遠害之準。

高忠憲公家訓云。人家有體面。崖岸之說。大害事。家人惹事。直者置之。曲者治之。而已。往往為體面。立崖岸。曲護其短。力直其事。此乃自傷體面。自毀崖岸也。長小人之志。生不測之變。多由於此。又云。捉人打人。最是險事。未必便至於死。但一捉一打。或其人不幸遭病死。或因別事死。便不能脫。然無累。保身保家。戒此為要。極不堪者。自有官法。自有公論。何苦自陷危險乎。家人違犯。必令人扑責。決不可拳打脚踢。暴怒之下。有失戒之戒之。

顧涇陽曰。吳康齋每言。君子常常吃虧。方做得。覽之惕然有省。於是思之曰。夫子之道。忠恕而已矣。忠恕之道。喫虧而已矣。顏子之道。不校而已矣。不校之道。喫虧而已矣。孟子之道。自反而已矣。自反之道。喫虧而已矣。

沈龍江嘗言。仕官居家。被人侵侮。固亦常有之事。然畢竟是我好處。若使人望影遠。

過無敢拾田中一穗者。雖足快意。為人可知矣。

余最愛晚唐詩僧寒山句云。我見瞞人漢。如籃盛水走。一氣將歸家。籃裏何曾有。我見被人瞞。一似園中韭。日日被刀傷。天生還自有。此即喫虧之說也。吾鄉林文安公漸臨終時。子孫請遺令。公曰。學喫虧而已。三代五尚書。家門鼎盛。有以哉。

呂榮公嘗言恩怨分明。此非有道者之言。是也。怨固不可分明。恩上亦不必分明。如人有恩於我。分數到那裏。我報他亦止到那裏。便是無情。如我有恩於人。亦論分數責報。豈不大差。且使有恩於我者。却非好人。我必說出要報他。倘我有權勢。他竟倚以作威虐。將若之何。此皆分明二字之弊也。

薛文清瑄曰。鄭端簡家法甚嚴。遺訓倡優不許入門。違者以不孝論。屏諸家譜之外。孫簡肅家誠亦嚴。諸子析箸後。每夕各出盤蔬。榼酒共飲之。飲罷必分題賦詩。以為兄弟日親。則妻妾之言。不得而間。蓋各具苦心者矣。

韓澗泉沆日記云。晁子止言常者。處家之道。惟至誠者能之。嚴者。治家之法。不溺於愛者能之。若己媚嫉賢能。而欲妻不妒。持祿嗜進。而欲子不貪。難矣。司馬防諸子。雖冠不命坐。不敢坐。不問不敢言。庶幾乎威如也。曾子不欺其子。懼教之不信。庶幾乎

有孚也

今世所傳家訓。自黎明即起。至庶乎近焉。凡五百一十字。語皆質實可守。末段讀書志在聖賢。為官心存君國。一語尤為簡要。此國初朱用純所作。或誤以為朱文公。且混入本集者也。用純字致一。崑山人。父集璜。前明貢生。殉節死。用純痛之。取王褒攀柏事。自號柏廬。其學以主敬為程。著有愧訥集。臨終顧其徒曰。學問在性命事業。在忠孝。勉之。語亦精諦。

居家妙訣。無過一忍字。所謂百忍堂中有太和也。古人格言。如杜牧之詩。忍過事堪喜。

呂居仁官箴引誤作杜詩

司空表聖詩。忍事敵災星。皆是渡世慈航。陳白沙有忍字讚云。七情

之發。惟怒為遽。眾逆之加。惟忍為是。絕情實難。處逆非易。當怒火炎。以忍水制。忍之又忍。愈忍愈勵。過一百忍。為張公藝。不亂大謀。其乃有濟。如其不忍。傾敗立至。

鶴林玉露云。居家勤有三益。蓋民生在勤。勤則不匱。一夫不耕。必受其饑。一婦不織。必受其寒。是勤可以免饑寒也。農夫晝則力作。夜則頽然甘寢。故非心淫念。無從而生。文伯之母曰。瘠土之民。莫不向義。勞也是勤。可以遠淫僻也。戶樞不蠹。流水不腐。是勤可以致壽考也。

袁君載采世範云。一家中父子兄弟。賢否相半。若頑狠刻薄。不惜家業之人先死。則其家興盛。未易量也。若慈善長厚。勤謹之人先死。則其家不可救矣。諺云。莫言家未成。成家子未生。莫言家未破。破家子未大。亦此意也。

侯朝宗方域曰。有言萬孝子割股。愈其母之疾也。或曰是宜旌。或曰否。著在會典。按全州孝子唐儼。割其右臂肉。啖父。事與此相類。姚太史洙論曰。昔鄆人之對。謂毀傷滅絕。蠹政妨義。不可以訓後世。夫身體髮膚。不敢毀傷。聖人之訓也。但用非其所。雖拔一毛。猶懼其毀且傷也。如出於至誠。發以忠孝。則肝腦可塗。腰領可斷。而況於一股哉。昔者周公以身祈武王也。兄弟君臣之間。苟可以延武王之命。死且為之。而況其餘乎。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。則滅絕其身。不特毀傷之慘而已。將以滅絕之罪加之乎。推此義也。如唐生者。固君子所許也。嗚呼。姚氏之論至矣。

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。大理寺少卿劉天成上言。請嚴禁浮費。其中一段云。臣每見民間冠昏喪祭。爭相誇鬪。不惜輾轉稱貸。至營造華屋。絢耀衣冠。以及歲時伏臘。餽酒豆肉。並一切器具。務求豐美。更有好為淫祀。求神賽願。祈福禳災。兼以縱容婦女。入寺燒香。設齋拜會。至於大小生日。動輒延賓。三朝彌月。競相趨賀。茶坊酒肆。引類沈

酣古寺荒祠。呼羣聚賭。不經之費。難以枚舉。至京師為萬國衣冠之會。屬在縉紳。自應章身有度。乃至優人隸卒。僧肆豪華。胥吏工商。妄誇錦繡。園館茶樓。一日動耗數日之需。浪子酒徒。一人每兼數人之用。甚至齊民婦女。珠翠盈頭。奴婢綾羅。偏體綴履。朝轉。僅供奔走之物。狐裘貂帽。亦隸愚賤之身。此其種種奢侈。迴出常經。試思造物生財。祇有此數。既不能食時用禮。量入為出。勢必漸漸竭。或流入匪徒。作奸犯科。伊於胡底。云云。所言皆切中時弊。竊謂轉移風化。必自士大夫始矣。

董文恪邦達曰。天道凡事忌太甚。故過奢過儉。皆足以致不祥。然歷歷驗之。過奢之罰。則富者輕而貴者重。過儉之罰。則貴者輕而富者重。蓋富而過奢。耗己財而已。貴而過奢。其勢必至於貪婪。權力重則取求易也。貴而過儉。守己財而已。富而過儉。其勢必至於刻薄。計較明而機械多也。士大夫時時深念。知益己者必損人。凡事皆留其有餘。則召福之道矣。

史記貨殖傳。博戲惡業也。而桓發用之富。今人之嗜博者。豈為此言所誤乎。若但以為行樂之事。則讀抱樸子之書。亦可以廢然返也。抱樸子自叙云。此輩末伎。亂意思而妨日月。在位有損政事。儒者則廢講誦。凡民則忘稼穡。商人則失貨財。至於勝負。

未分。交爭都市。心熱於中。顏愁於外。名之為樂。而實煎悴。喪廉恥之操。興爭競之端。此言博之流弊。可謂深切。東坡集記相國寺道人戲語云。都下有道人。坐相國寺。賣諸禁方。絨題其一云。賭錢不輸方。有博徒以千金得之。歸發視其方。曰。但止乞頭道人。蓋諳本朝典故者。按宋史太宗紀。淳化二年。詔犯蒲博者斬。元史世祖紀。至元十二年。禁民間賭博。犯者流之北地。顧亭林謂刑亂國用重典。固當如此也。

清波雜誌載。唐杜暹家藏書每卷。後自題云。清俸買來手自校。子孫讀之知聖道。及借人為不孝。按以鬻為不孝可也。以借為不孝。則褊矣。蜀志載。許慈與胡潛並為博士。更相克伐。謗讟忿爭。書籍有無。不相通借。遂以矜己如彼。見譏於世。南史載。崔慰祖聚書至萬卷。鄰里年少好事。來從假借。日數十裘。慰祖親自取與。未嘗為辭。又載劉峻苦所見不博。聞有異書。必往祈借。北史載。裴漢借異書。躬自錄本。蘇東坡與秦太虛書。稱岐亭監酒胡定之。載書萬卷。隨行喜借人看。益推己之有餘。益人之不足。則借書亦斷不可已之事。而其功似更大於通財。惟在擇其人而借之。不令有污損遺失。斯可矣。近吾鄉有藏書家。臨沒之前。親封書櫃。各題杜暹語於上。以戒其後人。而其行狀中。亦遂盛述此事。若轉以為美談者。豈非褊乎。顏氏家訓曰。借人典籍。皆